

郭沫若

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家信选

樱
花
书
简

唐明中
黄高斌
编注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266/20

DZ75/12

唐明中
黄高斌 编注

书
简

樱
花

郭沫若

1 9 1 3

1 9 2 3

四川人民出版社·一九八一年成都·



郭沫若在日本时的全家合影



书信手稿之一



佐藤安娜富子

天親大人膝下

交涉險惡不久便通
際此機局自當敬慎
請毋馳念

男開貞跪稟

五月五日

目 录

DZ75/12

书 信	1
-----------	---

初出夔门 三 封 [1913]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东京和第一高等学校二十七封 [1914—1915.8]	1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二十七封 [1915.9—1918.7]	6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福州帝国医大九封 [1918.8—1923]	14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编 后	唐明中 黄高斌	178
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

初出夔门三封

一〔1〕〔一九一三年十月〕

父母大人膝下：

由成都首途前之一日，曾肃稟归报，不识达慈鉴否。男第八号由成都出发时，同行有五哥、王祚堂〔2〕诸人，是日即宿茶店子。九号由小东路进行宿龙泉寺。十号宿乐至县（此系川北地域）。十一号宿遂宁县，县城外有庙宇一，名广德寺，中有玉观音神像一尊，高三尺许，广处约尺余，俗传更有观音菩萨肉身在此焉，此则诞妄矣。十二号在遂宁暂息一日，因由此城地下重庆时，当由水路进发，换轿觅舟，不免少延时日也。十三号晨下船，是夜抵东安县。十四号抵合川县，即从前合州。嘉定传说之〔3〕现在代理该县知事，故次日（即十五号）于合川复住一日焉。合川城外两河汇合，一遂宁河，即由遂宁至合川者，在城之西南面流；一渠河，由渠县来者，在城东流，合俱来汇于城下，合流而东。由遂宁乘来之船，欲转江入渠河，故复换舟东下，然十五号夜仍归宿船中。次晨（即十六号）复发，舟行二百余里，不到重庆三十里处宿焉。今晨八钟已抵重庆矣。在途共计十一日，或行或息，或舟或舆，天气晴和，道途平坦〔4〕，殊不觉苦。东安、合州虽初经战事，伏莽犹多，因有兵勇护送（逢县请派者），并无惊扰情形，福星照临，幸事，幸

事。重庆城内贵州兵业已退完，城外焚毁民房数千家，惨不忍睹。现在第四师师长刘存厚暂署镇守使事（实授系第一师师长周骏），第一支队长王方舟^{〔5〕}署理川东观察使事，俱驻城内，居民渐就安静。男等现则暂住观察使署（即从前川东道衙门）内也。蜀通轮船^{〔6〕}，已于前三日开发，来迟未能赶上，将来赶民船出省，或仍待拖轮，尚未定。如待拖轮，必须半月后始能出省。正式大总统业已举定袁世凯，欧美各国俱各承认矣。似此则吾中华民国尚有一线生机矣，无任庆幸。大哥^{〔7〕}近日不识有函归家否？男今亦有函通知大哥处，经此变乱，邮电梗塞，南望故乡，想亦十分着急，为言握手匪遥，家中情形，当详细面叙，藉以慰远人心意也。男此次重来，于前途轮船、火车上下情形，业已审问详悉，请毋挂虑，余后渎。敬请
褰安！

阖家均问好

男开贞跪禀

十七号

说 明

〔1〕 这封信是郭沫若第二次由成都向天津出发，到达重庆后的当天，书寄的家报。是至今发现的郭沫若初出夔门的第一篇旅途真实记录。他曾在《初出夔门》一书中，追记这一段经历时写到：“一九一三年的六月，在‘第二次革命’的风云酝酿着的时候，天津的陆军军医学校在各省招生，四川招考了六名，我便是其中的一个”。他对当时的现状不满，总想着离开四川，故把投考军医学校视为一种方便，连旅费也不需出，就可以借此机会离开四川。军医学校报考是在七月中旬，要求八月初十在重庆取齐；他由成都返回故乡，告别了他的父母亲族后，于七月下旬，从乐山乘船东下，八月初三抵达重庆。军医学校的护送人员告诉他，“天津来电，言第二次革命爆发，各省学生缓送，俟有后电再策进行”，并叫其赶快离开重庆，所以，就在到达重庆的第二天，即八月初四清早，便和一位同时考上军医校的姓胡的人一道，经东大路的永川、荣昌、隆昌、内江、资中、资阳等地返转成都。

九月中旬，军事初停，第二次又由成都出发，经小川北路，费时十天左右抵达重庆。这封信既反映了他沿途的经历和见闻的实况，又标志着他在成都和嘉定“中学校的五年和高等学校的半年中，完全是我自己的烦闷的时代”的结束。

信的封套上面写着：“嘉定城内县街洪昌店乞觅沙湾便

人转交郭鸣兴达号收启，开贞由渝城寄”。封套底有邮戳印迹二，字迹清楚可辨。一是“二年、十月、廿三、嘉定府”，一是“二年、十月、廿四、嘉定府”。民国二年即一九一三年，邮戳日期，是信件到达乐山的时间，故把书信时间定为一九一三年十月。

〔2〕 五哥，即胞兄郭开佐、郭翊新。四川省武备学堂毕业，被咨送日本东京，调查军制。曾任乐山县警佐，成都警备队员养成所所长，后退而经商。郭沫若编《德音录·家祭文》篇述：“不孝佐赋性憨直，常失父母之欢心，与长兄更时相反目”，“于家无补，于国无闻”，“少年从武，既无建树，中岁服商，复短才智”。他是王方舟在武备学堂和留日时的同学，是郭沫若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，两次赴重庆的同行入。

王祚堂，王方舟的大哥，乐山人，时任川东省视学，是郭沫若在嘉定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先生。郭沫若《初出夔门》书中载：“同县人的王方舟因镇压革命有功，做了重庆镇守使，他的大哥做着川东省视学的王祚堂，是我在高小时的先生，乘着机会要去看他的弟弟”。因此便成为赴重庆的同行入。

〔3〕 傅说之，乐山市人，任合川县知事。

〔4〕 垣，疑为坦字之笔误。

〔5〕 王方舟，即王陵基，乐山人。郭沫若《创造十年续篇》中记述：“王家和我家本是世交，民国二年我最初出川的时候，王方舟在当重庆镇守使，我还在他的衙门里做过几天食客”。

〔6〕 蜀通轮船，即蜀通号，是当时在川江中航行的唯一的一只机动轮船。

〔7〕 大哥，郭开文，号成五、崇武、橙坞。郭沫若编《德音录·先考膏如府君行述》篇载：“先兄开文以光绪二十一年游泮，时年十七。其后清廷变法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先兄以增生考入省垣东游预备学堂，一年毕业后咨送留学，肄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凡四年”，“盛清逊国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中了一个法科举人，在司法部做过一向小京官”（见沫若文集卷六）。辛亥年回四川在官班法政和绅班法政两个学堂任教授。后任四川军政府交通部长，不久，以川边经略使代表的名义驻北京，卒于一九三六年。

二(1) [一九一三年十一月]

卅一号抵宜昌后，是夜即上大亨轮船。十一月一号夜开发，行两日夜，已于今午抵汉口矣。敬请

父
母 亲大人福安！

男开贞跪禀

三号

说明

〔1〕 这封短信是郭沫若由重庆出发，经宜昌，抵达汉口后，用明信片书寄回家的行程简报。

郭沫若在重庆镇守使衙门里住了有五、六天的光景，同路的人取齐了，便乘着当时川河里所有的唯一的一只轮船“蜀通号”东下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搭上了火轮之船，他说：“而且是在这火轮上当着游神”。在途中宿了两夜，就在那神韵缥缈中，不知不觉地便出了夔门。十月卅一日抵达宜昌，便买了当天午后日本邮船会社开赴汉口的船票，于十一月三日到达汉口。由宜昌至汉口的三天，完全是在船后的统舱里渡过的。十五年后，郭沫若在“巫峡的回忆”一诗中，对那时的情景，还作过淋漓至尽的描绘：

“巫峡的奇景是我不能忘记的一桩。

十五年前我站在一只小轮船上，

那时候有迷迷濛濛的含愁的烟雨，

洒在那浩浩荡荡的如怨的长江。

我们是后面不见来程，前面不知去向”。

这张明信片的面上写着：“四川嘉定城内县街洪昌店暂收，即乞觅沙湾便人转交郭鸣兴达收阅”。明信片上邮戳有三：一个显现着不完全的圆形油墨迹，一个较清晰，有“汉口”二字；一个可以辨出有“十一月”和“嘉定”的字样。

三(1) [一九一三年十一月]

奇骇欲狂，夜渡黄河桥，长十九里，上悬电灯，下映河水，光明四灿，黄白相间，水声风声，助人快意。五号午后三钟，到直隶保定府，即由此下车，六号再搭车赴天津，午后六时始到；依此路线进行，比枉道北京较捷，从同人意也。校内不日复试，各省学生到者已有十七省，现寓贾家大桥福禄栈内，房费每日五角；此地目下尚不甚寒冻，亦有着皮衣者，惟夜间风如刀刮，与川省迥异矣，男无恙请释远虑。敬请

福安！

阖家均问好

男开贞跪禀

六号夜灯下

说 明

〔1〕 这封信是郭沫若在十一月六号午后六时，抵达天津的当晚写的。信中记叙了由汉口经保定到天津的沿途见闻。信的前半部份尚待发现。信封面上写着：“四川嘉定城内县街洪昌店即乞觅便转交沙湾场郭鸣兴达号收启、开贞由天津寄”。套底接缝处写着：“护封”“十一月六号”。邮戳印记有四，其中比较清楚可识的有二：一是“湖北、二年、冬月、十四”，一是“嘉定府、二年、冬月、廿五”。二年，是中华民国二年，即一九一三年。

郭沫若十一月三号到达汉口后，在客栈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北上。时已入冬，他在车道两侧所能望见的大抵是衰黄的枯草，间或有些毫无草木的砂丘。夜间过黄河铁桥，车窗外已经在下着初雪，他“在当时竟感伤得潸过一些眼泪”。五号到达保定，当晚在客栈里过了“空空漠漠毫无印象留存的一夜”。六号清晨一早，又搭乘专往天津的、被他称为“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车”。在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天津，和熊大中（是四川考取军医大的六名学员中之一，郭沫若说和他是比较意气相投的人）一起落宿在一座古老的客栈，当晚还去听了京戏。七号到军医学校报了到，后来，又参加了一次复试。他在未经复试之前，早就有离开天津的念头，原因是他并没有存心学医，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，离开当时的苦闷。他的长兄郭橙坞，当时

是川边驻北京的代表，是他可以依赖的一个靠背，所以便决心跑去找他。未等军医校复试揭晓，“在第二天一早——似乎是十一月十号——便乘着火车赶往北京去了”（引文自《初出夔门》）。他自己在《我的学生时代》中写到：“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，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，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”。